



世纪文库

人的问题

[美] 约翰·杜威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人的问题

[美] 约翰·杜威 著 傅统先 邱椿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问题/ (美) 杜威(Dewey,J.)著; 傅传统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Problems of Men

ISBN 7-208-06278-1

I. 人... II. ①杜... ②傅... III. 个人-关系-
社会-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251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 著

傅传统 邱椿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317,000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78-1/B·523

定价 35.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紧跟着这一前言之后的那篇序是特别为本书所写，没有在别处发表过。本书中其他各篇论文都是从它们原来所发表的期刊中转录重印的。其中的大部分，如目录中所附的年份所显示，都是发表于离现在相当近的时期。可是其中有一篇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先前也没有重印过。自然，由于过了许多年，我在各种各样哲学题材方面的立场有了某种改变。那些离现在最近的时期写的文章当然代表我现在的观点。考虑到已过去的时间，那比较老的论文似乎值得重印，以作为我在这间隔的 50 年间的动向的一个先兆。

收入本书的少数论文是专门性的，以致表面看来并不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但也给了它们一个地位，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自我批评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我在序文中所说的，哲学如果要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本当属于它的任务，是需要做这种自我批评或清除工作的。

约翰·杜威

目录

前言

序：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 / 1

第一部分 民主与教育

第一章 民主信仰与教育 / 17

第二章 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 / 26

第三章 民主对教育的挑战 / 35

第四章 民主与教育行政 / 44

第五章 教师和他的世界 / 56

第六章 关于文学院的问题 / 67

第七章 方向的需要 / 72

第八章 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 / 77

第九章 自由与社会控制 / 92

第十章 自由主义的前途 / 105

第二部分 人性与学术

第一章 对自由思想的挑战 / 119

第二章 对科学的反抗 / 134

第三章 科学与哲学之关系是教育的基础 / 138

第四章 宗教、科学与哲学 / 143

第五章 什么是社会研究? / 153

第六章 人性会改变吗? / 157

第七章 在经验中的自然 / 165

第三部分 价值与思维

第一章 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条件 / 181

第二章 评价判断与直接性质 / 215

第三章 再论评价是判断 / 226

第四章 关于价值的几个问题 / 237

第五章 “内在的善”的模糊性 / 246

第六章 凭借自然与凭借艺术 / 250

第七章 心灵是怎样被认知的? / 263

第八章 现代哲学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 / 270

第九章 探究与情境的不确定性 / 282

第十章 命题、证实的可断言性与真理 / 290

第四部分 关于思想家们

第一章 马希与美国哲学 / 313

第二章 威廉·詹姆斯的哲学 / 332

第三章 詹姆斯心理学中消逝着的主体 / 347

第四章 怀特海的哲学 / 360

序

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

以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和写作者为会员的一个组织（美国哲学会）的一个委员会近来刊出一本报告书。该哲学会被邀请“担任检讨哲学的现状并研究其在战后世界中可能担负的任务”。这个邀请来自一个非专业的团体——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并为其所资助。这个事实即可证明上述主题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暗示在关于交给该委员会的任务的明文规定中已表达出来了。该委员会被邀请去研究“哲学在社会的一个自由的和思维的生活发展上之功用”。它又被邀请去探讨“哲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功用”。该报告书的名称是“哲学在美国教育中”。

这个书名表示该委员会曾局限其研究工作于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狭小的一种。除掉少数几处例外，该报告书的全文留给人们的就是这种印象。报告书的序言在提出“我们试图做什么？我们试想我们走向哪里去？”等问题以后，接着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无由权威承认的并可由适当代言人予以宣扬的一套学说叫做‘哲学’。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和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正是在交给我们讨论的那些论点上有不同的哲学意见。”该委员会在这种坦白的承认上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在哲学家圈子外面的人们看起来，我相信我打重点的那句话比较全部报告书中所说的其余的话，更能显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这是一句很强调的话。说这句很强调的话的理由是：使委员会不能研究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重要的一种的内部分歧，是使民众分歧的纷乱和冲突的在理智形式上的反映。我们在谴责哲学家们未能获致共同意见以前，应回忆：在世界的现状中，他们所获致的共同意见将积极证明哲学是如此专门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问题和论点完全脱节。

所以我建议从人生关系上去讨论哲学的现状。在专业哲学家的圈子里，在学术机关的哲学教学中，构成种种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结论上的那些差异自有其地位。但在民众看起来，这些差异比较哲学家们正试图做什么并能够做什么等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民众的兴趣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例如哲学的特殊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哲学和构成今日人的问题的那些事务与论点是怎样相联系的？

—

在讨论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是“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学说”，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扬其内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没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即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分歧。因为那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之哲学。它的学说是被认为有权威的，因为它渊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明白地提出一个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哲学的学说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们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大体上说，在哲学内部的这个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间的

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谓世俗的两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世纪以前，曾导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说那时代的人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

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的学说，主要地，虽然不是绝对地坚持这种意见：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显得更广泛、更基本、更终极。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则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这里的重要之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的事实。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说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以致没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内导致政教分离的种种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较静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了种种兴趣和享乐，去和中世纪宗教控制时期所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识，新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摇撼了神学的哲学所赞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间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间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论”的形式之下，决定了所谓“近代的”哲学的主要问题。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的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一方面，它们表现出曾深受中世纪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终极的一种实在。其结果发生关于

认识器官的种种争论，而形成过去几世纪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任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识的题材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识的可能性”在认识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认识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实际知识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给“知识的基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问题对于人生的关系是如此的深切，以致成为道德的论点。这些问题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们在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的更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识和发明上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谓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的问题变为遥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论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许科学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若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可能希望在社会中自由的、经过考验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

一
二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的经济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曾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统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并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于是把更重要的事物让给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其结果则多半为那些掌握和运用更高权力者所规定。在这些情况之下，哲学中一个新近的运动值得特别注意。这个运动保存哲学任务是追求实在的看法，认为追求的线索是主要地依靠数学或类似的数学符号，但完全拒绝哲学的追求智慧的那一方面的任务。它从近代哲学忽视政治的和道德的题旨，一变而为有系统地否认研究这些题旨的可能性。它认为最重要的人生实际事务是价值和估价作用的事务，所以它们在本质上不可能受理智的裁判；不可能用理性的根据予以辩明或谴责。这个运动在最强调的形式下保存古希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理论”在本质上是高于实际事务的任何形式的，与实在的永恒性相反，实际事务是变动起伏的事务。但是这个运动比较古典学说更进一步。古典学说认为实际事务是更低级的知识之材料。现在的运动则认为，那些牵涉到“内在的”价值或“目标本身”的道德事务是完全在任何知识的范围之外的。

现代思潮的这个学派的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曾说过：“人们的行动在无数重要方面依赖于其关于世界和人生，依赖于关于善和恶的理论。”但他也说，人们关于“什么是善恶”的看法是完全单纯的好恶之事务。好恶是如此完全地私有的和个人的，或用哲学的词语来说，是如此“主观的”，以致不可能用“客观的”根据予以判断。因为好恶存在于不能接近的私密性中，好恶不能为知识所改变。“外在的”或“工具的”价值，可由理性予以估价。因为它们仅是工具，不是真正的目标。作

为工具，它们的效能可为那些经得起科学检验的方法所决定。但其所服务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仅是团体、阶级、派别、种族的非理性的好恶之事务。

依照这种看法，关于全世界人们的种种机会和其比较不利的地位，关于其幸福和灾祸，关于其参与“无数方面的善恶”的种类和程度等之实际的或具体的状况，现在是为单纯的工具事务所决定的。并且这些事务对于其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地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虽然全人类都珍视这些结果。如果人们生活的具体状况的控制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增进，而其产生的后果则让个人的好恶去决定，个人的好恶则让非理性的习惯、制度和强弱悬殊的阶级权力的分配去决定，那么，地球上人类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不管这个学派关于最后的实在之“理论的”见解是如何专门、深奥，其学说的这一部分或真或假，确是为一般民众所关心的。

如果大家接受这种哲学，“使科学延期执行其任务”的运动将大大地增强。因为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从科学得来的价值是“工具”，仅仅是工具而已。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原子分裂时发出的能力用于毁灭人类和用于发展使生活更安全和更富裕的和平工业，毫无可供理智运用和考验的差别。这个事实不能证明这种学说是错误的。但它确使我们有理由去严肃地考虑这种学说所依据的论证。无论如何，价值和估价问题近来已是突出在前列的问题。在未来的若干时期中，这里提出的挑战将使它成为中心的论点。

同时，这种哲学既可能日渐风行，它将机械地促进超自然的神学哲学之发展。因为神学哲学也认为终极的目标是在人类的发现和判断的范围之外的。但它又主张上苍的启示已给予完全充足的补救。在目前纷扰的时代中，否认有足以决定善恶判断的自然的和人类的方法的一种哲学，将有利于某些人。这些人自称有准确地达到终极目标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方法，并自称有实际的工具足以保证那些接受其所宣扬的真理的人们获得最后的善。

三

哲学的现状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这种哲学否定上述运动所肯定的，而肯定后者所否定的。它完全反对哲学传统的那一部分学说，这个传统认为追求更高的实在决定哲学应研究的工作。它肯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跟古代哲学传统的所谓追求智慧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所谓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导我们集体活动的目标和价值。它认为进行这种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而是应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之结论。它主张关于这种应用上的现存的种种限制应予以废除。其方法是把那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验证知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其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其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

有人批评这种哲学对于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即仍然在婴儿时期。它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开始达到其成熟时期。它认为，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一切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上的时候，它才能达到成熟时期。它认为，现时许多可补救的祸害，都由于科学的研究和验证方法的不平衡的和片面的应用。它认为，哲学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种种论点和问题，并提供关于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的种种广泛的假设。

关于哲学目标和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改变了哲学工作上常用的字眼，如广泛性和终极性等之意义。这些字眼失却其当哲学被认为是获得比科学知识更高的关于“实在”的知识之努力时所有的意义。在处理足以产生幸福与灾祸的人生事务中，有些论点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内，其地位如此中心，如此富有战略性，以致其急迫性在实践上可称为

终极的和广泛的。这些论点要求能给予最有系统的思辨的注意。把这种注意称之为哲学或给予其他名称，这是比较不重要的。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给予这些论点以注意，并借助于研究上现有最好的、经过检验的种种资源去予以注意。

上述的关于参考时间和地点的话应能说明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并不同于以哲学问题是“永恒的”看法。相反的，它认为哲学问题是永恒的看法会起阻碍作用，其主要功用在于维护那不断重提旧论点的习惯；这些论点在其原来的社会情况中是合时宜的，但现在已不是急迫的论点，而只有历史研究的观点上之价值。历史研究的观点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人生范围内是重要的，但若让它独占哲学的活动，它将窒息哲学的生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经过的时代之避难所，这可能提供一种安慰。但不应把情感和安慰与理解和识见等同起来，亦不应把前者和后者所能提供的指导等同起来。

还有人批评这种运动促进“相对主义”，意即否定标准而促进纷乱。的确，这个运动认为：因为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所以它们应联系于当时当地的急迫的事务。如果“哲学的状况”是指现在的状况，它当然牵涉到现在的论点。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鸟一样，人们用“相对性”这个词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在全部历史中，每一阶级利益常自称拥有绝对性，以维护其自身，以免于受检讨。社会的狂热主义，不管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逃避在绝对的、不容许怀疑与研讨的原则的堡垒之中。绝对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被隔离的东西不能根据其可能考查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相对性”是一切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相对性。因为科学研究亦认为其有功效的“标准”是由事物的实际关系提供的；当这些关系被概括化时，则给它们以“时空”的名称。

对时空关系的依赖性 is 科学研究所赢得的一切胜利之特征。假定这些胜利只导向特殊事实，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相反的，它们不断走向普遍原则，如果这些概括化牵涉到日见广泛的种种关系而并不沉没